



凡尔纳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也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他的作品既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又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表达了人们对摆脱手工式小生产、实现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渴望，也反映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人们的思想领域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凡尔纳科幻 故事精华

超越时空的想象力 大胆而新奇 神秘浪漫而又具有科学性

冯致远◎编译

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大多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法完成的探险旅行为主题，有的在时间轴线上展开，穿越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的在空间轴线上展开，涵盖了天上地下、地球内外；更多的则是二者兼而有之。凡尔纳的作品故事惊险，情节曲折，文笔清新。他超越时空的想象力，大胆而新奇，神秘浪漫而又具有科学性，简直达到了集天地于一纸，化时空为一文，纵横捭阖，逍遥自由地遨游于茫茫宇宙，引领着人们不断赶超未来世界。



哈尔滨出版社

八十天环游地球：
凡尔纳科幻故事精华

第二卷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冯致远 编译



哈尔滨出版社

第二卷 目 录



烽火岛	187
海盗称霸	187
罪恶交易	189
神威炮舰	192
斗争到底	195
浪里炮火	201
海盗中弹	205
追击逃匪	208
短兵相接	210
海上激战	214
最后一刀	222
机器岛	226
神秘引路人	226
怪异的城市	230
富豪漂流岛	236
穿过赤道	242
狂欢与阴谋	248
恩怨情仇	252
巨额敲诈	255
斗智斗勇	261
激战海盗	264
孤岛分裂	267



神秘岛	271
乘气球逃生	271
考察荒岛	277
安营扎寨	281
营造新居	284
岛上疑迹	288
乘风破浪	292
种种怪象	295
真正面目	302
侦探海盗船	308
海岛激战	311
少年重伤	313
寻找神秘人	316
回归陆地	319
佐奇瑞大师	322
冬天的晚上	322
科学家的自负	327
奇怪的来客	330
圣·彼埃尔教堂	335
死亡的时刻	339
八十天环绕地球	347
巨款豪赌	347
银行失盗	351
假扮土王	355
罪恶阴谋	359
海上恶斗	362
生死海难	365
大获全胜	371

烽火岛

海盗称霸

“嗖”的一声响，一艘轻便的小艇顷刻间就在地中海东部海域飞驶了20海里。速度之快，当世罕见，令人顿感不可思议。这一天正是公元1827年10月18日，但见天边夕阳西下，已近黄昏。

这艘行速极快的轻便小艇正乘风破浪赶往科龙湾的维铁罗港。维铁罗港历史悠久，据古书记载，它原名称作奥铁罗斯港，它的位置在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三个深凹的锯齿形缺口的一个之中。维铁罗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与众不同，港口三面峭崖高耸，实是一个天然大屏障，港口四周水势平缓，狂风不来，暴雨不袭，正是避风避浪的好地方。

轻便小艇正向维铁罗港渐渐驶近。

此时，维铁罗港口直挺挺地站立着十几号人物，都是水手打扮，但站在他们最前面那个高瘦中年人却是一副僧侣打扮，这些人全都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只听那僧侣冷冷说道：“到了！越来越近，大伙儿做好准备！”其他水手个个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起来，看那情形，个个都是对眼前这件马上要做的事情有手到擒来之感；瞧这架势，个个对眼前这件立刻就要干的事情有易如反掌之意。

那艘轻便小艇离维铁罗港口已是近在眼前了。维铁罗港口站守的僧侣和强壮的水手们都敛声屏气，聚精会神地等待着前方不远处那艘小艇的到来。

站守在港口的僧侣和水手们马上要干类似海盗的行径。只听得一个身强力壮的老水手哈哈大笑道：“今天运气不错嘛！”那僧侣转身对那老水手说道：“高佐，等一下就要瞧你的手段了！”



老水手高佐干笑道：“我这点三爪猫的功夫是不敢拿出来出洋相的。今天是老神父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就在他们两个一搭讪之时，那艘轻便的小艇已近在咫尺。高佐瞧得清楚，哪里是什么好货色，原来是一只小帆船。他也懒得开口为大伙儿通风报信了。但也有几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小水手却高声叫嚷：“哈哈，是一只小帆船。妙妙，今天又可以活动活动手脚了！”高佐满脸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那自是没将眼前即刻便到的轻便小艇和身边那几个不通事务的小水手放在眼里了。

站守在维铁罗港的高佐等人再细眼观望纵横在前方海域的轻便小艇时，全都目瞪口呆了起来，唏嘘不止。

原来他们看清了驾驶轻便小艇的只有一个人，众人都想那艘轻便小艇少说也有七百多斤重，再加上船身窄长，行驶起来虽然急速无比，但却极不平稳，若不是航海行家操纵，在狂风恶浪、危机四伏的大海里行驶定要连人带船覆没海底。众人只见操纵轻便小艇的那人在船上来回扯帆拉绳、跃起纵落，身手极是敏捷，当真是静如处子、动似狡兔。

那艘轻便小艇在那人的手掌中操纵得顺顺当当，丝毫不显凌乱不稳之象。众人越瞧越是感叹，自忖无人能和艇上那人一较长短，争比高低。刹那间，大伙儿都英雄气短，自叹技不如人，纷纷心灰意冷起来，别说打劫这艘小艇准备回去炫耀一番，要是能保证不被那人折了脸面，那他们也会感激那位水上好手的。

高佐等人在港口驻足也有一刻之余，但见轻便小艇越趋越近。虽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但也不能白白让自己一伙人枉站了这十多分钟，当下凝神观望，只等那艘轻便小艇一近岸前，立时众手齐出，蜂拥而上，也不顾什么身份不身份了，若是能抢劫到这艘轻便小艇，就算名声扫地，那也在所不惜。计较已定，只待来敌。

快艇飞速进入维铁罗港湾，离高佐等人所站之地也只不过十余米，忽见快艇陡然在急速中刹住，立时艇刹浪泼，一股大浪从艇下掀起，呼呼向港口的高佐等人泼去。这一变化，高佐等人谁也没有料到，一直以为快艇自是到岸边才会停刹，岂知会陡然生起大变。眼见一股大浪迎面扑来，不由得情不自禁往岸后倒退，这一退就退



了十多步。其实高佐等人不后退也无大碍，那股陡起大浪掀到七八米后，去势大减，浪头坠下，再也不能前扑半米，哗啦啦一阵响过后，大浪重新落入大海之中，立时又风平浪静起来，不料机关算尽，倒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忽见艇上那人稳站船中，一手扯帆，一手持绳，弯身躬腰，扯开亮嗓朝岸上众人放声大笑三下，接着后腿往后一蹬，小艇立时如离弦之箭，急冲向岸边。

高佐等人在海上摸爬滚打纵横大半生，掌桨架舟自是熟练无比，但要练到脚踩船身如滑冰一样行驶在海面上，那不知要何时了，心中除了钦佩外就只剩下惊骇了。

艇到人到，但见眼前身形一晃，高佐面前已多了一人，正是刚才那个在海面上纵横无忌的水上好手。那人伸手摘去头上戴着的大遮阳帽，一张精悍之脸露了出来。高佐脱口而出：“尼古拉·司塔克！”

来人正是纵横海上几十年的风云人物尼古拉·司塔克。

罪恶交易

高佐一见到阔别多年的老朋友，喜不自禁，立时忘情地抱住尼古拉·司塔克，老泪纵横，深情溢于言表。司塔克的心情也跟高佐一样，多年不见，思念之情自是日增月长。

跟高佐同来的大部分水手对司塔克的名头自是如雷贯耳了。几个年轻后生却只知司塔克昔年轶事的一二，所知甚少，只是听人讲到司塔克是大英雄豪杰般的人物，但却总是未曾见到其人，心中也是半信半疑，今日在港前海域亲见司塔克大显身手，才知此人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钦佩之情陡然高涨，目不转睛地望着精悍豪迈的司塔克，就像少看一眼就少见了一次世面一般。

高佐接着问起司塔克的近况，司塔克一一如实回答。其余之人见他二人谈得甚是投机，举手投足全是推心置腹之势，不禁悠然神往，都纷纷暗自心想：要是能和这样的大英雄豪杰交上朋友，死也无憾了！

司塔克又和高佐闲聊片刻后，立时转换了话题，对高佐说道：“我正缺人手，还需十多个精明强干的水手，你帮我选上一选！”高



佐道：“好说！好说！承蒙你还记得我们这帮兄弟，不要说陪你出海，就是为你上刀山下油锅，我们这些做兄弟的也不会皱一皱眉头！”司塔克伸手在高佐左肩拍了一拍，笑道：“好！不愧是好兄弟！”高佐回身向身后站立的水手们说道：“大伙儿听着，司塔克大哥这次从海外回来，立刻要带十几位精明强干的兄弟出海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有意者请上前登记，即刻上艇出发！”

那些身强力壮的水手们在他们两个交谈选拔水手时，早就怦然心动，都想跟大名鼎鼎的司塔克出海干大事。这时高佐郑重宣布，立时欢呼声大起，都纷纷报名要随司塔克大哥出海。高佐见报名人数竟达二十余人，而且个个都精通水性，熟悉海况，不要这个去也不好，不要那个去也不好，不由得感到棘手起来，心中左右为难，大有进退维谷之感。这时报名声纷纷扰扰，争吵声使得整个维铁罗港口都不能安宁。高佐感到左右为难起来。大伙儿正在争吵名额之时，忽听一声霹雳般的大响：“大伙儿打住！我有话要说！”众人正吵得无休无止，忽听得这一极具震慑力的当头棒喝，都不禁戛然休止，不再言语，循声望去，却是司塔克在说话。只听得司塔克大声说道：“我不喜欢婆婆妈妈的人，办事一点儿都不果断，要想跟随我出海闯天下，只管上船便是，何须啰嗦不停。还是由我来挑选吧！”

司塔克片刻就挑选出十二名身强力壮的水手，他大手一挥，立时十二名身强体健的水手尾随司塔克登上了快艇。

司塔克登上快艇，立时扬帆起航，迅速离开了维铁罗港。

船离港湾，直驱海水，方向折变，往西南海面驶去。快艇一路顺风顺水，遇风乘风，碰浪搭浪，平稳地在大海上航行。刚上艇的维铁罗港的水手们都纷纷询问起司塔克的生平事迹来。尼古拉·司塔克不爱说话，简略说了几件纵横海岛，战胜强敌的事情。那些水手只听得心情如海水一般汹涌起来。这时轻便小艇卡里斯塔号已抵达了阿卡蒂亚海湾。司塔克决定将卡里斯塔号停泊在阿卡蒂亚海湾，因为他看到港湾之后的海岛建有一座城堡，他想到城堡里好好瞧一瞧，看一看，试一试今天自己的运气如何。船进港湾，靠岸抛锚，稳住船艇，司塔克带头登上港岸，其余水手尾随而至。

这时，司塔克看到了岸上码头快步走来一个人，那人身材矮小，



皮少骨多，一脸奸诈相，长得贼眉鼠眼，令人生厌。

那人满嘴油腔滑调，边走边拱手向司塔克等人说道：“兄弟斯柯贝罗特来恭迎尼古拉·司塔克大驾，感谢大名鼎鼎的司塔克大哥光临敝岛，请到寒舍一坐！”说完，右手做了个请的姿势，恭恭敬敬侧身让道，站立一旁。司塔克朝斯柯贝罗打了一声招呼，也不客气，走在了斯柯贝罗的前头，司塔克的手下在后形影不离。在斯柯贝罗的指点下，司塔克等人来到城中一家体面的旅店。司塔克沿途细心地观察了城中四周，但见残垣断壁到处可见，猜想必是经过一场浩劫，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

斯柯贝罗领着司塔克等人进了旅店，他亲自为司塔克等人安排好住宿，然后又恭敬地邀请司塔克到他房间里小聚。司塔克当下跟随斯柯贝罗到他的房间去。原来司塔克已经和斯柯贝罗打过交道，对方的底细，彼此都心知肚明，一清二楚。斯柯贝罗是专门为海盗销售赃物的中间人，他也干过贩卖人口的罪恶勾当。

司塔克刚在椅子上坐定，立刻便问：“你这个家伙当真是狡兔三窟啊！没想到这里也有你的据点。我也不跟你废话，现在希腊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斯柯贝罗答道：“还是老样子！但是最近情况又有了较大的变化。”司塔克心头一惊，但口头却若无其事地说：“怎么？”斯柯贝罗说：“土耳其政府现在开始着手大力霸占希腊领海，他们甚至调动了战舰，把易卜拉欣和他的部队都运到希德拉了。”

“嗯，我领教过易卜拉欣的手段，是一个厉害角色！”

“连我们大名鼎鼎的尼古拉·司塔克都这样说，那可不能小看易卜拉欣了。但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们还是大占优势的。对不对，司塔克大哥？”斯柯贝罗嘿嘿笑道。

尼古拉·司塔克虽然是海盗出身，但为人豪爽，生性豁达，干上海盗这一行径实是为生活所逼，迫不得已。他自小孤苦伶仃，父亲早逝，母亲离家出走。由于无人照顾，他沦落天涯，后被一个大海盗收留抚养。大海盗死后，他继承了大海盗的财产。但他自小和海盗为伙，整日跟海盗生活在一起，日渐年长，不知不觉也有了海盗的气息，举手投足都是海盗的动作，行事干活都是海盗的行径。虽是如此，但他也知道是非恩怨。



司塔克知道斯柯贝罗是个狡诈之徒，今天和他同处一室，为的是打探一些海上近况。他素知斯柯贝罗之能，从斯柯贝罗口中定能打听到不少他想知道的消息。他料到斯柯贝罗也不敢欺骗自己，所以才愿意和他同室坐谈。

司塔克又问了斯柯贝罗几个自己想知道的问题，斯柯贝罗如实地一一作答。

斯柯贝罗向司塔克谈起了沙克拉迪夫这个人。斯柯贝罗说到此人时满脸尽是惊惧之色。

尼古拉·司塔克记住沙克拉迪夫这个名字，暗想：有机会要会会他！

斯柯贝罗又告诉了司塔克他最近又要成交几笔大买卖，成交额非常大，希望司塔克能够帮助他做成这几笔买卖。

司塔克问他是几笔什么样的买卖，斯柯贝罗不好意思，红着脸说道：“北非市场上奴隶正缺货，我早已经准备了充足的货源。”

司塔克嘿嘿冷笑两声，只是望着斯柯贝罗，不再说话。

斯柯贝罗被司塔克那股威慑之势吓住了，他早知司塔克对贩卖奴隶十分痛恨，可司塔克问了，他不得不说。但见司塔克脸色越来越难看，心中骇极，生怕司塔克出手打他，当下微抬双腿摆在椅脚前，倘若司塔克铁拳袭来，他立时起身离椅，避开他的袭击。

斯柯贝罗听到尼古拉·司塔克的喘气声越来越粗重，心想尼古拉·司塔克立时就要朝自己发难，马上就要翻脸不认人了。他吓得双腿发颤，全身冷汗涔涔而下，不寒而栗。只听得“啪”的一声巨响，紧接着又听到喀嚓声响，斯柯贝罗惊恐地望着威风凛凛的司塔克。原来刚才司塔克霍地站起，一掌拍在桌上，桌子都被他一掌拍了个粉碎。司塔克对斯柯贝罗说道：“好！我们合伙干！”这一下，倒令斯柯贝罗不知所措起来。

神威炮舰

斯柯贝罗跟在司塔克的屁股后面上了小艇。

半刻钟之后，轻便小艇卡里斯塔号离开了海湾。到了晚上，司塔克他们在船上突然清晰地听到远方传来的火炮轰响声。他们知道



这是土耳其战舰的大炮在纳瓦里诺海湾轰鸣。

卡里斯塔号在天亮的时候，抵达圣·柯罗角，他们在港湾里停下了船。众人上了岸，司塔克和斯柯贝罗在上岛登记处作了登记，并出示相关证件。于是，他们可以随便在岛上游览观光了。

尼古拉·司塔克让斯柯贝罗管理卡里斯塔号，顺便上岛买一些生活必备品。斯柯贝罗按照司塔克的吩咐去做了。

尼古拉·司塔克独自一人上岛探查岛上的情况。司塔克自小就养成了独来独往的习惯。司塔克直接就去了岛上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大广场。

大广场上人来人往，有外地人也有当地人，熙熙攘攘，果然繁华似锦。尼古拉·司塔克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别看他一副茫然无知的样子，但实际上他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尼古拉·司塔克走到人群中，他听到人们正在愤怒而又恐惧地议论着一个人。

“沙克拉迪夫！杀死海盗沙克拉迪夫！”

又是沙克拉迪夫！尼古拉·司塔克心中颇为不服气。他想：这个沙克拉迪夫名声比我还要响！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和他较量较量！

尼古拉·司塔克一脸严肃，一言不发，边听边走动。

他慢慢走到一家饭店前，看到店里面宾客满堂，料想里面那些人在茶余饭后一定少不了互谈大名鼎鼎的沙克拉迪夫的消息。主意已定，当下大步上前，走进了饭店。他找了一个位置，要了酒菜，边吃边听邻座众人谈话。

一个瘦个子说：“他爷爷的，沙克拉迪夫手段真狠，地中海东岸现在成了他的天下了。”只听得一个大胖子说道：“只要肯出钱，沙克拉迪夫的狗头也会被人割下！”尼古拉·司塔克听得好笑，心想这个大胖子对沙克拉迪夫的仇恨方式倒是独特。尼古拉·司塔克转念又想：若不和当地人交谈交谈，那个赫赫有名的沙克拉迪夫的底细就再也不能得知了。当下转身面向邻座客人们笑嘻嘻地说道：“打扰，打扰！请问这沙克拉迪夫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大伙儿这么痛恨他？”

那个胖食客仰天打了两个哈哈，笑道：“老兄，你连恶贯满盈的

大海盗沙克拉迪夫都不知道吗？看你这身打扮，也不像是本地人！”

司塔克假装笑道：“这位胖大哥说得很对，我是刚从扎拉来的。我对爱奥尼亚诸岛的情况所知少得可怜，我是个孤陋寡闻之人，冒犯之处还请胖大哥见谅。”

那个胖食客哪里知道大名鼎鼎的司塔克的真实身份，他生性豪爽，爱结交朋友，见司塔克气度非凡，心中有敬佩之意，当下便拱手打招呼：“如果不嫌弃我们这边吃的是粗茶淡饭的话，便过来，一起喝几杯酒，交个朋友！”

司塔克求之不得，也不客气，连人带椅移到胖食客身边。胖食客见司塔克这么给他面子，好生感动，立刻给司塔克倒了一满杯酒，递给他。

司塔克接过，一饮而尽。胖食客大喜，又敬了司塔克一杯酒。司塔克喝了，便请胖食客讲述沙克拉迪夫其人其事。

胖食客在司塔克面前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大海盗沙克拉迪夫很多令人义愤填膺的恶事。

尼古拉·司塔克听完胖食客的讲述，也觉得沙克拉迪夫是名副其实的的海盗。想到沙克拉迪夫作恶多端，觉得又好笑又好气。

胖食客越讲越激动，想是对沙克拉迪夫恨之入骨。司塔克从胖食客的口中得知凡是在地中海有贸易业务的大商人全都携手联合了起来，他们一起筹钱购买了一艘大炮舰，招募了一批优秀水手充当炮手，大炮舰舰长由经验丰富、沉着老练的海员斯特拉德纳担任。炮舰火药充足，装备先进。大商人们饱受大海盗沙克拉迪夫海上骚扰之苦，铁定心要将沙克拉迪夫碎尸万段，是以不惜耗费巨资也要收拾这个大公敌。司塔克此时对沙克拉迪夫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心知自己这个同行能将地中海上的大商人们搞得晕头转向，手段自是十分高明。如此一来，司塔克要跟沙克拉迪夫一比高低的想法更是坚决。

尼古拉·司塔克问明了关于沙克拉迪夫的情况以及其他想要了解的种种情况。他向那个请他喝酒吃饭的胖食客道了谢，起身离座走出饭店，又往大广场走了过去。司塔克忽见大广场上人潮涌动，都往岛上的大炮台走去，却不知大炮台发生了什么事，当下也紧随





人群而去。走近一望，原来是大商人合资共买的大炮舰西方塔号要下水出海了。只听大炮台一声炮响，西方塔号应声下海，缓缓驶动了起来。又听得大炮舰上也打出一炮，西方塔号已经起航往卡达丘海湾驶去。船离声去，爱奥尼亚岛又恢复了平常的宁静。

尼古拉·司塔克猛然想起自己的船员正等着他上船行事。当下脚步飞快了起来，片刻之间，就看到斯柯贝罗正在码头上等着他。司塔克料想斯柯贝罗他们也知道了西方塔号下海对付沙克拉迪夫之事，当下没有再向斯柯贝罗等人提及，斯柯贝罗等人果然知道这个消息，大伙儿心知肚明，非常默契地上了船。司塔克告诉了斯柯贝罗明天的行动计划。

斗争到底

天还没有亮，尼古拉·司塔克就已经起来了。他穿好衣服，又跳上了岸边。他决定要去找爱奥尼亚银行的老板艾利真多。

尼古拉·司塔克和艾利真多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他们俩也有过大交易，双方都非常熟悉彼此的底细。尼古拉·司塔克轻车熟路走到了艾利真多的家门口。

“哈哈，老伙计，我们又见面了，很高兴再次看到你。”司塔克握着艾利真多的手说道。艾利真多知道司塔克一定是又有生意要跟自己谈了，心中暗喜，但口头上却说：“朋友，有什么事吗？”

“喔！艾利真多，我亲爱的朋友，你这个样子会马上让我想起身患重病的老头，别这样！”

“有话就直说吧？”艾利真多开门见山地说。

“好，爽快！我就喜欢跟爽快的人交朋友！”司塔克说。

“打住！你别拐弯抹角了！”

“嘿嘿，这可不是我一贯的作风，对不对？”司塔克嬉皮笑脸了起来。

“对不起，我浪费了你这么多宝贵的时间，还是言归正传吧。我们又有交易要做了，我手里有一批俘虏，男男女女还有小孩，不多不少正好 237 人，要转运到斯卡庞陀岛，由我负责把他们从那儿运去北非。土耳其人是认钱不认人的，没有钱或票据他们是不会交货

的。情况就这样，艾利真多你就帮帮我们吧，斯柯贝罗已经准备好了汇票，你只要一签字就行了。”

司塔克笑道：“这样就最好不过了。”

艾利真多突然说道：“这种买卖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尼古拉·司塔克一脸怒色地瞪着艾利真多。

“你现在混得飘飘然起来，就过河拆桥了？”

艾利真多不理睬他。

“喂，我说，朋友你别装得这么高深莫测行不行？你有钱也不能老是苦皱着脸呀？”

艾利真多还是不理睬他。

尼古拉·司塔克声音尖刻了起来：“你的身家已经有几百万，你一个人肯定是花不完的，留给你女儿吗？”

艾利真多再也忍不住，霍地站起，一脸正色说道：

“我女儿哈琼娜要结婚了，这些钱都归她！”

“喂，等等，暂停，我的朋友，你省省吧，你女儿哈琼娜·艾利真多谁敢娶她呢？你的勾当就不怕别人得知吗？”

“你别威胁我，我不会听你这一套的！”

“好！你不告诉你女儿，就由我来告诉她吧！”

“别乱来！”

尼古拉·司塔克仍然是嬉皮笑脸：“我们彼此都不是好人，这你不得不承认！你发的是不义之财，我干的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是半斤八两。所以我最适合娶哈琼娜·艾利真多了！”

艾利真多这时才悔恨起自己来，他现在才真正体会到误上贼船的滋味。他知道尼古拉·司塔克是说得出做得出的。

但是艾利真多不甘心就这样被尼古拉·司塔克控制。他怒道：

“你别白日做梦了，哈琼娜早就成了别人的未婚妻了。”

“别逗了，艾利真多，你玩不起的。”

“实话告诉你，哈琼娜再过几天就要结婚了。”

“未婚夫是谁？”

“一个法国军官。”

“说不定还是希腊人请来的帮手呢！”





“不错!”

“还未请教他的大名呢!”

“亨利·达巴莱上尉!”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艾利真多先生，你省省吧。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也应该为你的女儿着想吧！我们是跟希腊人有仇的，亨利·达巴莱要是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好好想想后果吧！我就不多说一些家破人亡的丧气话了。”

艾利真多听了尼古拉·司塔克这一席话，自知罪孽深重，在劫难逃，心灰意冷道：

“我死了算了，这样总能让我女儿幸福吧！”

“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但你死了事情却没有完结。你的死会引起多少人的猜疑啊？好好想想吧！”

司塔克再也不是生性豁达的司塔克了，他变得越来越邪恶。他又说：“哈琼娜·艾利真多嫁给了我，她才会永远幸福，而我们的秘密也不会泄露出去。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你本来就应该求我帮忙的，但是我愿意成人之美。朋友，你还是同意我这个合理的要求吧！”

艾利真多当然知道司塔克的真正企图，他是想夺走自己的几百万财产。尼古拉·司塔克对哈琼娜·艾利真多的美貌也是早有耳闻。此时此刻，他凶相毕露，对哈琼娜·艾利真多的美貌有一种垂涎三尺的罪恶感觉。他认为此时此刻他已经掌握了艾利真多家族的命运。

尼古拉·司塔克在哈琼娜·艾利真多的印象中并不好，因为他的到来时常令老艾利真多愁眉苦脸，老艾利真多时时刻刻以一副唯唯诺诺的脸面陪着尼古拉·司塔克喝酒吃饭。但是她一点儿都不了解尼古拉·司塔克是干什么的。她从来没有向她的未婚夫亨利·达巴莱提起过她的父亲有这么一个酒肉朋友。

一整天，艾利真多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老艾利真多的精神崩溃了，他决定向司塔克妥协。他叫来了他的管家。艾克查黎斯是他的管家，他走进来了。

艾克查黎斯管家一走进艾利真多的书房就觉得房子里面烟雾弥漫，气氛非常压抑。艾利真多一副颓废的样子。



“哈琼娜还在家里吧？”艾利真多说。

艾克查黎斯朝艾利真多鞠了一个躬，立刻走出书房，带来了美丽的哈琼娜。艾利真多伤心地说：

“原谅我，你不能跟亨利·达巴莱结婚！”

“父亲，你怎么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哈琼娜声音颤抖了起来。

“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原谅我！”艾利真多眼泪都流出来了。

“父亲，我真的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能够静下心来好好跟我谈谈吗？你别一时感情用事，女儿的婚事可不是闹着玩的。亨利·达巴莱这个人不行吗？”

“不，不，这都不是你们的错。但是你必须和亨利·达巴莱分手。”

艾利真多说这句话后，悔恨得差点要钻进地下去了。他没有脸面见他的美丽纯洁的女儿了。

“父亲，你到底是怎么啦？”

“别问那么多了，我要你嫁给尼古拉·司塔克船长。”

哈琼娜·艾利真多听到这个消息，她快要昏倒了。

“你别无选择，我的哈琼娜。”

“我只要我一辈子的幸福！”

“他会给你幸福的！”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是帮着他？”

“这关系我的名誉，我们家族的生存大计以及你的幸福。”

老艾利真多说到此处，他的心都快碎了。

此时此刻的哈琼娜泪如雨下，良久，她才哽咽着说道：

“我……我……答……应……了！”

哈琼娜·艾利真多感觉到头脑昏沉，亨利·达巴莱还在脑海中出现，他拿着鲜花朝她大步走来，就在这时司塔克突然一脸狞笑地出现了，亨利·达巴莱不见了，她失去了幸福。

没过多久，亨利·达巴莱大步来到了哈琼娜·艾利真多的家门口。老艾利真多的仆人告诉达巴莱家里没有人在。

亨利·达巴莱忐忑不安地回到了旅馆。他预感情况不妙，他不



放心，想晚上再去一次艾利真多家。

傍晚的时候，他正要出门，有人递给了他一封信。他打开看了：

尊敬的亨利·达巴莱先生，很遗憾地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女儿哈琼娜·艾利真多和你的婚约现已作废。望自重！

艾利真多

接踵而来的打击让他心情沮丧：

哈琼娜·艾利真多要嫁给别人了！

亨利·达巴莱很快就知道谁要娶他的心上人了，对那个夺走他未婚妻的人进行了长期的跟踪。他已经记下了那个人的全部特征。

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尼古拉·司塔克。

糟糕的消息又传到了亨利·达巴莱的耳朵里：尼古拉·司塔克和哈琼娜·艾利真多的婚礼定在圣斯比里教堂举行。

亨利·达巴莱简直气得连肺都要炸了，他决定要去和尼古拉·司塔克决斗，不能饶恕司塔克，他铁定心要斗个鱼死网破。

就在将要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全岛的人都知道银行老板老艾利真多得脑溢血死了。

这个消息让两个人不知所措起来。

一个是尼古拉·司塔克，他又急又恨，他急的是生怕老艾利真多的百万遗产会中途发生变化；他恨的是哈琼娜·艾利真多一直不愿意见他，他去了艾利真多家几次，都被关在门外，每次都气得他咬牙切齿。要知道，银行老板遗留下来的财产少说也有五六百万英镑，他不想让到嘴的肥肉溜掉。如果这块肥肉都抢不到的话，他尼古拉·司塔克也不用在海上混了。

另一个对这件事感到不知所措的是亨利·达巴莱。

他不知道老艾利真多的死是不是好事，也不知道是不是坏事。他虽然记恨老艾利真多曾经解除他跟哈琼娜的婚约，但还是挺尊敬老艾利真多的，因为他毕竟是哈琼娜的父亲。老艾利真多这一死，他不知道应不应该去找哈琼娜·艾利真多。要知道哈琼娜现在已经不是他的未婚妻了，而是尼古拉·司塔克的未婚妻。他只有再忍耐，